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文粹卷四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歐陽文粹卷四

宋 陳亮 編

書

通進司上書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謂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外國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

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

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藩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

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将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内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

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没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

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為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久以

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為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

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

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

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

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才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

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搉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茍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

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
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
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
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
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
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
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
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

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已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

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

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

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

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来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稅之法為便有司既已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

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

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

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歳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鋭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歐陽文粹卷四

歐陽文粹卷五

宋 陳亮 編

書

準詔言事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敵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四裔今四裔叛

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

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

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

其心欲求将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将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将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

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顧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

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

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

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

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壊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

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四裔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

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以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

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

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

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滅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敵與西賊通謀欲

并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敵常有助兵今若敵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敵北敵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敵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

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

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

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别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汚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

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

問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寛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

歐陽文粹卷五

歐陽文粹卷六

宋 陳亮 編

書

辨杜韓范富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

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揺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

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

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

出手詔指定姓名専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避回
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
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
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
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
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専權者豈
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

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于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

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内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

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

瞽惟陛下擇之

上政府

脩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忝備諫諍之臣得與

朝廷論議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為愚妄

加奬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

不足以稱萬一故方欲勉强以伸報効而蒙相公不以

為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報

効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近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為非敢怠也誠有說焉至于山川險易城塞屯防邊陲守備等事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以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

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所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以得其十七八而又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已次第行之矣乃暇及於其他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初

則未敢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昰之等前失不能信其説而從之令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于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之事其大者朝廷已委富公矣其外大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爾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産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令天下諸路山澤悉以摧之無遺利

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利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敵國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民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捨此惟有平地爾河北之地四方不及而沿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衞

德博通利濵棣大名之界東與南嵗嵗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税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助者不過酒税之入爾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羊之心計擒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及其用有不足則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下

殃疲民號為變轉爾此所謂不可為者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量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轉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茍能為之尚足以裨萬一而皆補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于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以畢其所為若夫盡其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幸而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

上范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怱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

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

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争廷論

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耶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

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

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

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曲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
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
歷可聽襃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
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
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
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
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
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

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觸穽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禄不敢一忤穽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

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俻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

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

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賢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沒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

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以不賢者責也若猶以為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歐陽文粹卷六

歐陽文粹卷七

宋 陳亮 編

書

上杜中丞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

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令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䟽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

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甞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甞爲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

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令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紏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

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答王相公

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慙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趍走于前切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

為忠懇又輒賛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絶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為寵荅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乘

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

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繆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未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辯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

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回丁判官

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之辭也修之是行也意謂夷陵之官

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修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藴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

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顚躋窘苦左山右壑前虎而後蔟蔾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修之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里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

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修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

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則又懼且懟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與張秀才一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啟事為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藉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

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閒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

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閒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二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皦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子之徒常履而行

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則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豈如

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

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然其言不過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為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子之言道豈

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為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其之所以云

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答李詡一

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

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于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吾子辨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

答李詡二

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

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

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

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與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

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盖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

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為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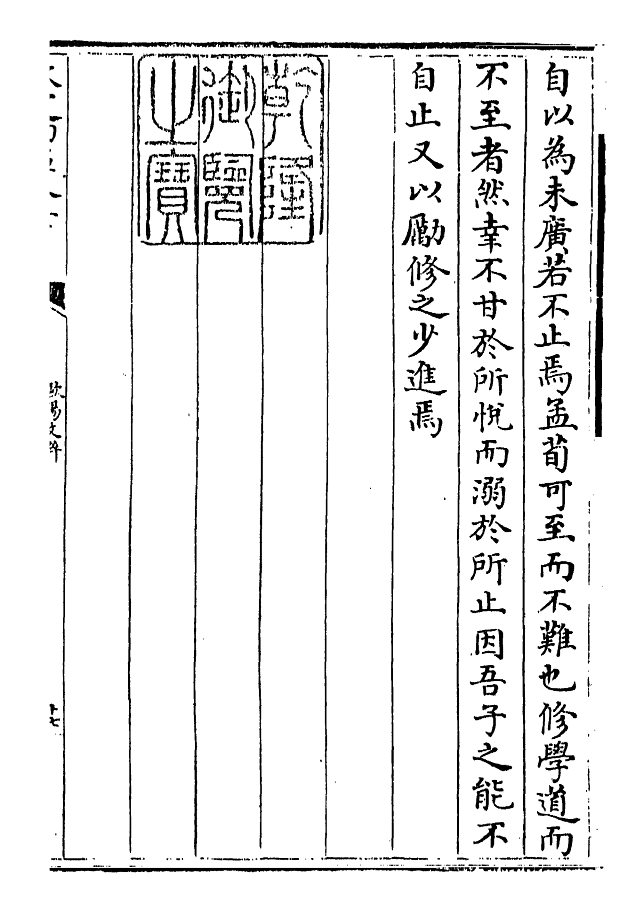
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訊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吳充秀才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

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

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于為道猶



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

歐陽文粹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文粹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歐陽文粹卷八

宋 陳亮 編

書

答祖擇之

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未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

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蓋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于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

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故學者惟俯仰狥時以希禄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禄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為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為誰學不師則

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以某為合故敢

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答宋咸

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

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于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以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

也屬奉使出疆怱怱不具惟自愛

荅徐無黨

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至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為是葢吾子自信甚銳又甞取信於某苟以為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

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于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

自思而得之

與石公操一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矣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

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

攷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以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為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

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

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與石公操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

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説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説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公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閲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

則如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

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

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

與樂秀才

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絶而再辱書再而未荅益宜絶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耶蓋足下力學好問急于自為

詸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

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強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于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

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若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與郭秀才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

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容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荅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

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為上賔者惟勉

之不已

與陳員外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

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于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于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

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問候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謬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遊以道義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如儿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遊期我而惜手書之勤耶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廹於促裝楊秀才旦詣縣府中事可悲歎

與蔡君謨

脩啟嚮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

奔走顛危困踣無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甞一日忘也葢自慶歴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躑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録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絶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法雖為學者

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待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歐陽文粹卷八

歐陽文粹卷九

宋　陳亮　編

劄子

乞補館職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于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辨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

患在前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
朝廷患百職不修務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
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
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
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
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
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
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

容曲盡拙訥令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列奏欲望
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
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

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

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

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滯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

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内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醻勞帶職一路尚在爾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别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别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然後升為校勘為校勘四年後升

為校理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

人擬進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令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論編學士院制詔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已前文書草槀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秖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

令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為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秖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止欲乞朝廷特

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勸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而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為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説因自名

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

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爲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晏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鵠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

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為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

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令取進止

論均稅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陜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陜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

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摧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户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

朝廷本意而民所以諠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見今實額管摧數外將帳頭自來樁坐有名無納及夫開閣將行兩項遠年稅數並繫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樁管虛數並攤與見令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滯鹹地幷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禁秪令據鹽斤兩納稅令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

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繫禁
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
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謂所均悉便於民其
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
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斂怨於
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
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秖如朝廷本議將實摧見在
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

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

臣為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管舊

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騷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秪據見在草地逐段段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劃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

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騷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令取進止

論監牧

臣所領羣牧司近准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于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

改臣以為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秪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决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内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

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無旁採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啓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者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于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

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今之河東嵐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馬軍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為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與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東以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

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劃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蕪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一員直至秦

州已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令取進止

薦司馬光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

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曽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

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顔色而觸忌諱者未甞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

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
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
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
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
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為欲救其失惟宜擇
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
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
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

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令取進止

歐陽文粹卷九